

小說名畫大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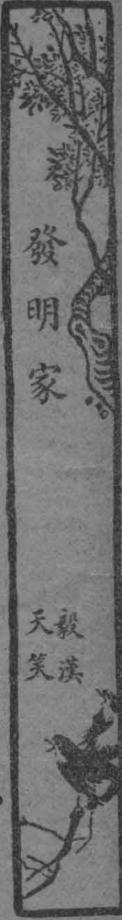
捌





科學小說

四種



發明家

殺漢
天笑

施門士者。自號為近世發明家也。惜其所發明者。無大奇怪之處。而施門士則自謂精巧絕倫。特其抱此奇才。未遇識者。施門士輒作咄咄書空之態。

施門士遷居至紐堡城。解卸其家具時。則怪異之機器一一呈露。鄰人咸莫識其名。噴噴道奇。蓋未識此公為一近代發明家也。

愛北勒卡士者。乃施門士最密邇之鄰居。而亦最先發明施門士為大發明家者也。自施門士遷居來此。一星期後。愛北藉借一錘為名。得進謁此發明家。愛北本自有錘三。亦有鑽鉗之屬。其所以向施門士告借者。蓋欲藉此以一膽發明家室家之好耳。

愛北自念以區區瑣事。乃驚擾鄰右。則未敢遽叩大門。乃繞至側門。方舉手欲叩門。則覺有一物力握其右足之踝。一若鐵肆中為馬掌釘鐵之狀。愛北大駭狂呼。急攬門環以自持。否則身且立仆。俯首審視。則有一鋼手力握其足。另有一手。則持刮泥器及鞋刷。為之刷去鞋底之泥垢。已而此足已釋。他足又為所持。愛北不得已。一任所為。惟盼施門士速來救護耳。



少選。施門士出。面有喜色。莞爾向愛北道晨安。爾時門下兩銅手已釋愛北之足。復其原位。愛北既駭復怒。一見造此怪物之主人公。即指而問曰。彼何物斯。乃侮弄人一至於此。施門士靦然微笑。已復柔聲下氣曰。是謂之淨鞋機。愛北怒曰。吾鞋甯不能自淨。而必假手於此怪物。

施門士仍溫語曰。先生勿怒。是蓋為吾家小兒設者也。以吾兒殊頑劣。不欲其帶泥入室。故設此以治之。先生須原諒。此為一機械。非有人性。故不能辨別其孰為成人。孰為小兒。無論誰何。一踏入此門前之鐵板。則終須為之糾纏多時也。

爾時愛北色稍霽。然猶作怒聲曰。汝作此物。我恐幼穉之兒童。突遇此物。甯不驚啼。施門士曰。幸此物不傷人。無妨也。我所發明之機器。類此者正多。頗能為人代勞。藉省人力。君請入室。我將一一示爾。

於是愛北隨之入。施門士介紹其夫人。夫人身材瘦小。而溫婉可人。惟眉黛間似含有愁意。大足表示其心中無限之鬱鬱者。寒暄既竣。施門士遂引愛北至各處參觀其所發明之物。

施門士每指一物。輒加以引證說明。愛北得觀生平所未見之物。詫怪不已。則見其洗杯盞造麵包。割切各物。均以機器代人工。室隅一煤油摩托機。施門士謂此為洗衣機。及小兒所用搖籃上之原動力也。

施門士又出一機。謂可去馬鈴薯之皮。又能切火腿成片。更可殺雞。為用至廣。餐室中桌上有一留聲機器。謂餐時用以代人祈禱。其音響閱亮。當可上徹天國。非若常人之閉目喃喃自語者。

施門士又指示一軟榻。榻之兩端各有兩盒。盒以絨為蓋。支以銅架。施門士曰。此中為物。至適人用。矧此榻又能變形。稍加屈疊。即成德芬潑式之桌。一物可兼二用。誠妙品也。至兩盒之作用。則譬如我。今方從遠道歸。既倦且熱。或履沾灰塵。則僅須偃卧於此。而盒中有物。自能為我整理。不勞人力也。

於是施門士自卸其衣。并去其襯領。卧榻上。畧按榻側之一鈕。則銅架所支之兩盒蓋自啟。遽伸一手出。持半溼之海棉。為之拭面。已復出一迴旋之風扇。扇之令乾。足畔之盒。則出帆布一方。墊其足下。以刷去履上之灰塵。塗以鞋膏。復從而光之。施門士復為之說明曰。無論睡時醒時。僅須一觸其鈕。此物即能循序而行。但得一星期。旋其發條之簧足矣。

愛北瞠目而視。如置身夢幻中。不知所可。已而曰。此種奇怪之物。君乃得自何許。施門士突自榻中起。挺身傲然而言曰。此余自造之耳。君殆不知余固為發明家歟。以余一晝夜之思想。足抵常人之一星期。余今方潛心於捕賊機。

愛北曰。噫。機能捕賊歟。施門士曰。奈何不能。今社會通行之賊警。物至呆拙。徒能警

賊令速遁耳。非足以懲創之也。我所造之機。則能擒獲而加以懲罰。蓋此機之構造。至為精妙。賊欲推窗而入。一觸機關。則余牀頭有一物。力握吾髮而醒我。我既醒。可靜候其入室。然後按動一機鈕。使窗下與梯下之活門。閉然自闔。而賊即墮入地窖中。此活門并有彈簧以制之。賊墮後。門亦自闔。則似虎之投窠。狼之入穴矣。凡小市鎮之跳梁小丑。恒從樓下撬窗而入。我設此機。其奏效也。當可操券而得。

愛北縱目四觀。見室中尚有不可名狀之物。乃曰。精巧哉。君也。他日君將享大名於世界矣。施門士聞之。大樂不可支。蓋生平第一次聞人讚賞之語也。愛北徘徊室中。細察種種神怪之物。為狀有疑慮色。施門士知其尚在疑信參半中。方啟吻欲言。而愛北已先言曰。我尚有未了事。此時尚當暫去。異日再趨前一聆大教。

愛北歸家。以所見之事。備語其妻。妻曰。不意我鄰家乃有此富於思想之人。愛北曰。惜其所製之機器。無甚大用。但能作瑣屑之事。以余觀之。彼即以此發明品出售於市場。亦未必得善價。人孰肯以燦爛之黃金。而易此廢鐵乎。

愛北夫人曰。否。子言過矣。彼所發明者。當屬至巧。殊令我聞所未聞。我意彼所發明之機器。定必大有造於家務。不能以廢鐵目之。矧我默窺其人。大有心思。我今將以此消息。往告黑蓮夫人也。語已。即匆匆去。

逾兩小時。而此消息已傳播於紐堡城中。人咸知施門士為狂熱發明家。并知其家

中滿貯機械之怪物。人皆以為施門士之來此市鎮者。殆欲小試其所發明者。然後為世大用也。又有為施門士夫人扼腕者。則謂不幸而為此發明家之妻。必將受其夫強迫使用此機器。而因之置其命於危險之地。良可悲也。

惟是紐堡城中。雖耳食其事。而終以不得目擊為憾事。三日後。款門求見者踵相接。向日之門庭如水者。今日門庭如市矣。施門士夫婦。遂有應接不暇之勢。

施門士以所造之機器。披露於眾人前時。意頗自得。且逐一試驗。了無倦色。猶虞人之不解。則反復以說明之。特其夫人則意嫌煩擾。且愁怨溢於眉黛。知盈庭之客。特為好奇心所鼓。乃爾至此。初非有所友誼也。

羣容以此種種奇異之物。映入眼簾中。由眼簾傳達至腦蒂。遂生種種之幻想。當展覽施門士之機器時。人人心中惴惴然。以為是機器恐將力擒余身。而強為之刷齒理髮。我人固無對抗力也。

當施門士每示人以一物時。羣容咸嘖嘖稱異。并言此機用途至廣。必能得政府之嘉獎。受社會之歡迎。君誠智慧之人也。及一出門。則附耳相告。謂皆無裨實用。用此機器。至為煩人。殊不若人力之為優。施門士創此種種怪物。乃中此發明之毒。而其夫人亦大可憐。我恐此可怖之機器。匪特傾其家而破其產。且將削去其全家人之頭皮。如削馬鈴薯狀。并搗其肢體成蘆粉。如製肉醬狀。則大可憂也。

施門士坐是為人疑懼。暗中恆有人監察之。久之而監察之人亦倦於從事。防閑稍弛。前此之所驚異者。至是亦視為常事。施門士雖每星期不絕有所發明。人亦不之異。

施門士未嘗以其發明品試驗於鄰人。故尚未致失鄰人歡。而數月來相安無事。施門士每告成一物。至完全可實用時。初未敢輕試之鄰右。而鄰右見之。則頗有躍躍欲試之狀。然因是而乃生出無數意外之不幸。

蓋黑蓮夫人曾向之借用擊地毯之自動機。孰知甫一試擊。而此機竟將其地毯擊成無數之小孔。黑蓮夫人實未審其用法。及施門士知之。已無及矣。

既而愛北又向之借犁田機器。孰知所用又不得其法。此機犁之極深。致將愛北所播之種子。永永不能萌芽發出。

有孀婦名司葛氏者。亦施門士之鄰家也。方捕雞欲殺。而施門士憐其荏弱無力。助以機器。詎知稍一不慎。乃將司葛氏之雞橫斷為二。諸如此類。指不勝屈。而施門士於是遂取厭於鄰人。

然而猶未已也。則黑蓮夫人與愛北所遭之不幸也。彼蓋醉心於此發明家所造之煤油原動機。而第一犧牲者則為黑蓮。

某日之晨。黑蓮夫人方推一刈草器於園中。刈草器重且笨。以全力推之。始能動其

萬一而酷日漸昇。汗如雨下。面赤如火。手顫且發泡。施門士於籬間窺見之。歎息曰。瘁矣夫人。脫汝為發明家者。當無如此之勞苦也。黑蓮夫人為烈日所炙。已不堪其苦。聞此語後。急詢曰。施門士先生。汝所發明者。果能助我作此役乎。施門士曰。奈何不能。我之機器。百事皆能代人之勞。豈第此也。黑蓮夫人曰。我恐汝之機器。僅能供刷齒殺雞之用。其力又詎足以曳此刈草之機器。

施門士意似愠曰。夫人何小覷人者。我之煤油原動機。其力甚大。此機有輪。自能行動。若以曳子之刈草器。其力固綽綽有餘裕。夫人但按持其方向足矣。脫用此機。勞逸真判如霄壤。黑蓮夫人急以帕拭額上汗曰。果如是。請速攜來。感且無藝。施門士曰。諾。遂急趨回家。攜此機器來。

於是乃以巨索之一端。繫於原動機之前軸。一端繫於刈草器之柄。一撥動機關。遂緩緩而行。施門士則把刈草器之柄。以定其方向。果夷然自如。毫不費力。乃語黑蓮夫人曰。如此當不勞人力。夫人但隨之而行。把其柄如舟子把舵者然。迴旋定其方向足矣。

黑蓮夫人始而不語。意似有所未信。已而試之。乃承認此機為至便利之物。施門士見黑蓮夫人肯用其機。心為愉悅。即亦別去。黑蓮獨駛此機。與前相較。勞逸頓判。願人心貪求無厭。黑蓮夫人又操作於烈日之下。頗為不耐。因思此速率尚未增高。莫

若再一轉其機。至最速之度。則吾事瞬息可了矣。

於是放去手中所握之柄。轉其機。振至最速度。則煤油機忽飛奔而前。黑蓮夫人急趨前得握刈草器之柄。然為力甚大。黑蓮夫人幾為其牽率而撲於地上。夫刈草器本為一重笨之物。今受此莫大之速力。則狂逸跳躍而去。大似溜韁之馬。地上之草。僅刈去其半。以刈草器跳突時所遺者也。

黑蓮夫人此際為狀至狼狽。為機器所拽。顛頓而前。僅極力持其柄。以避樹木而已。明知速力太大。然欲更振其機。以減速力。則又不敢釋去手中之柄。蓋虞一釋手而此機將自由奔馳。以蹂躪花木也。不得已。則力握其柄。隨之奔突。煤油之機作聲。軋軋。刈草之器跳躍而前。黑蓮夫人則載喘載奔。如是者迴旋作數十周圍。黑蓮夫人意謂今日殆將以奔波死矣。

幸而其夫自外歸。則見其妻方持一刈草器。狂奔於花園中。冠墮領碎。履破裳穿。汗珠點點。隨頰而下。見之大駭。念其夫人得無受日曝久而中狂熱。急舉手止之。而夫人乃若未覩。仍竭力奔馳。至數十次。忽足蹴一樹根。躑焉。甫一失手。自動機果自由而去。直衝花畦。數年來心血栽培之名卉。遽蹂躪其大半。

既而又飛越一細竹之籬。而墮於洋葱之田。此時黑蓮夫人喘息既定。見毀去多物。心大悲痛。喃喃自詈不已。而施門士知之。則亦趨至。并無愠色。惟其意以為黑蓮夫

人實至愚。不足以用其機也。攜至家。須從事於修理矣。

閱三日。施門士復攜一機器。并一抽水具。後附以橡皮之管。纍纍然。徑至愛北家。愛北訝曰。是又何物也。施門士曰。是謂取乳器。亦為新發明者。惟尚未實驗。今之來此。蓋欲乞君家母牛一試。此機之功力也。愛北細視機器。狀殊鶻突。又復躊躇曰。吾家母牛克廉。明最膽小易駭。君可保此機不致傷彼者。我當許君試之。

施門士毅然曰。君可放心。試行之時。彼當帖然。且不覺有人之取其乳也。愛北曰。子萬勿攜此機至牛柵內。我引克廉。明出可耳。既至柵前。愛北問曰。此機有如許管子。果何用者。施門士曰。此繫於牛體者耳。言時。將煤氣機曳至柵前。以皮帶圍繫牛腰。且曰。苟不如是。彼一動。則橡皮管將盡脫却。用此橡皮管附之。可使機器離牛極遠。若有人欲售乳者。可攜其牛及此機至市中。且售且取。乳既鮮潔。復不勞人力。詎不便利。

愛北噫氣而歎。似未深信其言者。施門士以橡皮管裝於牛身。牛大不安。蓋雖蠢物。而生平未經此種束縛。不覺奇異。及施門士開動機器時。牛更大駭。竭力撐拒。幸愛北力持之。久之乃安。似亦不覺乳為人取。牛乳漸由橡皮管流入桶中。愛北急欲一視。乃釋去手中繫牛之索。至機器前。見牛乳果源源而出。不覺歎異。方聚語間。柵門為風所吹。砰然作巨響。牛乃大駭。狂逸至於大道。顧機器尚繫於其

身不得脫。遂并曳之而去。愛北急追之。黑蓮夫人家之犬。攔路狂吠。牛見之。益駭。奔益力。不可嚮邇。愛北不能及。徒呼荷荷。牛躍時。所出之乳已盡傾。爾時機仍運動未已。乳乃狂溢。流瀉路中。如噴水之車。牛不顧也。惟欲避去。此可怖之機。并吠已之犬。馳突迅奔如故。而犬仍吠逐於後。其聲狺狺然。機器之聲軋軋然。牛乳四溢。遂成一幅絕奇妙之活動寫真。

爾時村民爭出以觀。此不可思議之怪事。有畏之者。則力闔其扉。恐牛之突然衝入也。及至郵局之門。方遇一健兒力遏之。然而此時牛之乳房蓋已萬分枯涸。非更待四十八小時後。不能更得乳矣。

逾數日。愛北與黑蓮夫人相聚而談此事。愛北曰。渠自來此。長夏中我受其愚者屢矣。今我之克廉明且為所傷。黑蓮夫人曰。自我假用其煤油機以刈草。而毀去花木。洋葱且不必言。為此機械牽拽而狂奔。如今腰背尚覺痠痛未已也。我日夜祈禱。亦望彼受一重創。稍消我心頭之恨。惟彼曾未有一失。斯可異耳。今渠又造成一機器矣。

愛北曰。何物乎。曰。厥名為逐客器。脫有不速之客至其門前。一觸機。撥。則簷上之水。噴注而下。施門士謂行客之畏水。甚於狸奴。一經此冷水浴。無不狂奔而去者。愛北曰。施門士善於惡作劇。然則此機亦意中事也。鐵路橋處。一星期前新來大隊步兵。

若令此輩來施門士門前者。當為之醜醜灌頂。蓋兵中有狀貌怪醜。猙獰怖人者。故曼理入夜後。即不敢外出。畏兵也。

黑蓮夫人曰。是矣。施門士殆恐兵入其屋。故特設此以預備之歟。但施門士仍不懼夜出。今日又與伯脫格利外出釣魚去矣。愛北曰。以何時歸。曰。明晨。曰。彼去時曾裝置逐客機乎。黑蓮夫人曰。彼為狀倥傯。似未裝置。愛北曰。惜哉。脫已裝置者。回時或忘之。則亦可以一浴其體。黑蓮夫人若有所思。曰。機在木柵下。安知我輩不能裝置乎。愛北曰。其夫人甯肯容吾輩乎。黑蓮夫人曰。我輩且勿令夫人知之。待其熟睡後。試為之。且施門士已告我以此機之用法矣。

愛北躊躇曰。萬一為他人觸之奈何。黑蓮夫人曰。子無虞。此深夜有誰至其屋者。而施門士凌晨即歸。當在昧爽之際。蓋伯脫格利亦須及早至辦公處。不容緩。故施門士亦必早歸。試思於此破曉之前。有誰入其室者。脫有之。非盜即賊耳。子毋過慮。愛北曰。善哉。好機會不可失也。若能報之。以此一洩胸中積忿。誠大快人意事耳。湯姆夫人乎。吾等試為之。若能觀其褊體淋漓。我輩當大樂。而彼亦以此舉足以療其發明之狂熱病矣。黑蓮夫人諾之。夜將半。二人乘梯踰垣而入。遂至木柵許。取逐客器。灌水滿之。裝於門首之簷際。事畢。匆匆歸家。意願自得。黑蓮夫人歸家就寢。忽聞電話鈴大震。於是即起取聽筒聽之。問為誰。有婦人聲應。

曰。君為黑蓮夫人歟。曰。然。婦人復顫聲曰。我為施門士曼德。我家已捕得一人。其為盜賊。抑行客。均未可知。頃間我醒時。瞥見客室。閃閃有燭光。一偉碩之黑奴。坐於其間。我急轉動捕賊器。而此人遂墜窖中矣。今乞君來處置之。最妙。則與愛北先生偕來也。

黑蓮夫人聞此大駭。黑甜鄉之睡魔。早已退避三舍。高應曰。謹如尊命。轉瞬即來。君其靜待勿怖也。言已。即至鄰家。往叩愛北之門。愛北亦大驚異。急急披衣。手顫不可止。且行且曰。然則施門士所發明者。殆非盡屬廢物也。幸而施門士夫人乃藉此器以捕獲之。否則將席捲其所有而去。尚堪設想乎。

黑蓮夫人膽素巨。且有愛北為之助。則亦不恐。沿途則爭料彼黑奴之攜鎗與否。繼而思鄉鄰求救。義當往助。乃鼓勇而前。甫一踏入門檻。黑蓮夫人大呼一聲。抱頭而奔。愛北方欲詢其理由。亦不覺呼曰。天乎冤哉。我輩竟忘却此逐客器。作法自斃矣。此際黑蓮夫人寒甚。顫亦不可止。乃急急抖去身上之水。繼續言曰。紐堡城中吾兩人可謂最愚也矣。時則門微啟。而施門士夫人探首外窺。見二人曰。噫。君等來矣乎。我望眼將穿矣。彼殺殺者何聲。意者天其雨耶。

黑蓮夫人忸怩曰。否。我輩乃觸發施門士先生之逐客器矣。施門士夫人大不安曰。噫。此實我之疏忽也。誠有以苦君等矣。我乃并未知彼已裝置此器而去。今君輩如

此我更抱歉。

愛北曰。此小事。不足掛念。敢問賊何在。施門士夫人曰。在窖中。窖鑰與燈悉在此。願君慎之。勿為彼所乘也。二人遂戰兢啟窖門。大聲高呼。叱賊速出就縛。并言已攜有手鎗。脫欲遁者。則將以一彈丸洞其胸腹。

顧爾時窖中黝黑如漆。既無應者。又不見人。兩人不獲已。鼓勇拾級而下。燈高擎。鎗按機。防不測也。然而四覓窖中。固闕無人跡也。兩人互相視。以為受人愚矣。黑蓮夫人低語曰。得無又惡作劇耶。愛北曰。是矣。彼必已聞我輩裝置逐客器之聲。故設此計以愚我輩耳。

兩人方猶夷間。而施門士夫人於窖門之口呼曰。君等已捕得之否。黑蓮夫人曰。賊不在此間也。施門士夫人曰。然則真異事矣。我確聞其墮入窖中。而乃不見。其殆妖魅乎。且此窖中決不能他遁。其細檢之。言已。亦逡巡而下。向黑闇之處睇視之。忽指一木桶曰。誰顛覆之者。今日日間此桶之位置固如是也。

黑蓮夫人趨前觀之。忽一躍而退。驚呼曰。噫。桶口有兩足伸出。愛北以手鎗擬之曰。爾其速出。此時眾見一人。似屈身坐其中。為桶所緊束。而頭與兩足伸出桶外。不言亦不動。黑蓮夫人顫曰。是人殆已死。否則受重創矣。乃以燈燭其面。果黑人也。為狀已柔軟無力。且無呼吸。於是愛北蹴桶。桶乃旋轉。桶中人仍寂然不動。更近而視之。

不覺連呼怪事。則其手固為白色也。三人默然者久之。施門士夫人忽舉臂大呼曰：「天乎！是蓋亨利也。吾夫何為若此？」語時則淚隨聲下。愛北與黑蓮夫人均大愕。桶中人忽睜目以視。語施門士夫人曰：「休矣。汝輩乃視我如玩物。苦我甚矣。今且速出我於桶中。我體塞此，不得出矣。」於是愛北抱其桶，而黑蓮夫人與施門士夫人曳其手足，極力一牽，如蟬之退殼。施門士力伸四肢，復摩抄背部。其妻泣曰：「亨利，汝面何為若此？殊怕人也。汝果何遇者？」

施門士咆哮曰：「趣止爾言。勿絮絮擾人。我亦未受創。若非爾辨識我者，則彼等且不識我之為我矣。我今且為爾等道其顛末。蓋格利偶罹小疾，故未及期即歸。我出時，本未攜鑰。返時，又不欲叩門以擾吾愛妻清夢，遂踰窗而入。偃卧軟榻上，以首枕於榻之足部。適近窗際，又可以吐納清新空氣也。我困倦已極，故交睫即寐。睡時復輾轉不甯，不知何以忽觸動機鈕。時方夢置足於水箱，而探首入熱爐內。及醒，方知洗面之器，為余濯足，而擦靴之器，為我塗面也。」

愛北與黑蓮夫人聞此，不禁忍俊欲笑。惟以手指相疊作聲。空窖回聲，其音倍響。施門士夫人亦嫣然欲笑。惟彼發明家則默然怒坐。久之，又憤然續語曰：「我乃燃燈自視其面，方欲設法洗之。不期橐然一聲，遽墜於窖內。且身體適屈塞於一木桶中。繫縊我身。實無言可以形容。輾轉不得出。大呼吾妻，而吾妻方以電話召集君等。不聞